

味江水凉

许永强

这一年的暑热来得邪乎。柏油路晒得软塌塌的，府南河的风卷过来，都带着股焦糊气。气象部门的说法是，今年是21世纪以来最热的一年。我信。做了二十多年编辑，看过太多文字里的虚火，倒没想过自己会被暑气逼出眼泪。

也不是委屈，就是生理反应。书房那台空调修了不下十回，吹出来的风总带着股机油的焦味，温吞吞地裹着人，像守在灶膛边烤火。汗水顺着额角往下淌，流到眼角，涩得人睁不开。我抬手抹了一把，手上沾的全是黏腻的盐粒。

妻子在客厅追剧，听见我这边动静不对，过来瞥了一眼：“又退谁的稿子了？”

“没退稿，热。”

“热不会开空调？”

“开了，不管用。”

她白我一眼，那眼神跟我退稿时给作者的感觉差不多：“就为个空调不凉，坐这儿抹泪？咋不去找个凉快地方待两天？”

“去哪儿？成都哪个角落不热？”

“崇州街子你不是有熟人？我同事上周去的，说比城里低五六度。”

“五六度顶啥用？城里四十度，减五也是三十五。”

“犟。让你去就去，不去拉倒，明天我把遥控器收了。”

我就去了。

往西走。出了成都平原，过都江堰，车沿着岷江支流往上溯。空调还是半死不活，我一边开一边骂，骂到半路，风忽然变了。不再是烘人的热浪，是湿的，带着桉叶和苔藓的气味，还有点岩层的凉意。我知道，凤栖山快到了。

街子在邛崃山脉往成都平原过渡的最后一道余脉里，味江绕着镇子走，水声隔着老远就能听见。镇口有座木楼，匾上写着“北去青城问道，西来古寺听经”。我没心思问道，也没心思听经，把车甩在青石板路边，顺着巷子往里晃。

老唐家在江城街中段，青瓦木板门，门槛被几代人的脚底板磨出一道深凹的痕迹，泛着油光。院子里有棵老香樟，三个人合抱不过来，枝叶铺开，把小半个院子都罩在荫里。石桌上搁着两个马扎，老唐端着搪瓷缸子过来，缸子沿有个豁口，印着“劳动光荣”四个红字，水面上漂着两片新鲜的竹叶，泛着淡绿。

“味江的水，今早刚从凤栖山引下来的，凉的，喝。”

我接过来灌了一大口。那水是刚从岩缝里渗出来的，带着山体的凉意，从嗓子眼一路沉到胃里，连骨头缝里的暑气都被压下去了。我握着缸子没说话，好半天，才说：“比我



亮翅 李陶 摄

们办公室的桶装水强。”

“又来了？”老唐把缸子往石桌上顿了顿，豁口正对着我，“街子姓唐的一大把，唐求的后人？我族谱翻烂了，乾隆年间才从湖广填四川过来的，跟晚唐那个扔诗瓢的，隔着八百年都不止。”他指了指院角那方清代石碑，“上次省里来的诗人非要找‘一瓢亭’，我带他看了这块碑，他回去就写了一首《在唐求故里饮一杯凉水》。可那水是我早上从水管里接的，跟唐求有什么关系？现在的人，总喜欢给活着的东西找个死去的祖宗，好像有了这根线，日子就能过得不一样了。”

我笑了。搪瓷缸子在他手里转了转，缸壁上的搪瓷掉了大半，露出底下铁锈色的胎。合着一千年前那个人扔了个诗瓢，一千年后还得替不相干的人当祖宗，也是件累人的事。

老唐家门槛底下淌着条水渠，清得能数清水底的小石子。渠里有很小的鱼，当地人叫冷水鱼，长不大，就在这几尺宽的水里过一辈子。影子投在渠底的青苔上，像一滴落在宣纸上的淡墨，一动不动的时候，你根本分不清那是鱼还是水草的影子。

“这水从哪来？”

“凤栖山上下来的。绕着镇子转一圈，从各家门口过。上游的人不敢倒脏东西，下游的人定期清淤，就这么回事。不像你们城里，一条河隔一段立个牌子写‘保护母亲河’，牌子立完接着往里排。”

我在他家院子里坐了一下午。确实不热。风从水渠那边过来，裹着湿气和竹叶的苦香，吹在身上，汗自己就干了。老唐摸出一副象棋，自己跟自己对弈，下着下着就盯着一个棋子发呆。

“咋不下啦？”

“走错了。这步走错，走哪儿都错。”他抬眼看我，“前两年我写了篇《味江的夏天》，投给你们杂志，你说题材陈旧。我琢磨了半天，确实陈旧。这步棋我爷爷那辈就下过，我爹下过，我也下，走法都一样，能有啥新意？”

我捏着搪瓷缸子没吭声。当初退稿时我写的八个字“缺乏新意，套路陈旧”，敲得干脆利落。合着我自己才是那个最陈旧的套路。

“那你咋不改改走法？”

“改啥？改了就不是这盘棋了。

就像这水，从山上下来，绕着镇子走，一千年前是这么走，现在还是这么走。你非要给它改个道，那就不叫味江了。”

傍晚老唐带我上山。凤栖山就在镇子后头，走十分钟就到。进山的路被树挤得满满当当，桢楠、香樟、峨眉含笑，大的小的，高的矮的，密不透风。老唐说有些树比他还老，他爷爷那辈就在了。

“这树不值钱，咋不砍了卖？”

“卖啥？没这些树涵着水，味江早干了，镇上的人早散了。”他伸手拍了拍身边那棵桢楠的树干，手掌贴在粗糙的树皮上，像在摸一个老伙计的肩膀，“前几年有个开发商要砍树种猕猴桃，全镇的人都去堵着路。他说给我们装中央空调，我们说空调的风是死的，这树的风是活的，带着山的气息，带着水的味道。最后他走了，树留下了。”他顿了顿，“你听。”

我侧耳听，山风穿过树林，发出持续而细碎的声响，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念经，又像水流撞击岩石的声音。那声音不是从某一个方向来的，是从整座山里渗出来的。

乳泉瀑布跟前，老唐说这水能直接喝，他每天早上来接一桶。我掬了一捧，凉得扎牙，咽下去的时候，连脑仁都清醒了。我说这水要是装瓶卖，印上“唐求饮过”，肯定比依云贵。老唐摇摇头：“那你卖卖看。上次那个诗人也想干这事，众筹的页面都做好了，没人买。人家喝的是水吗？喝的是牌子。这水没牌子，就叫味江水。你非要给它贴个唐求的标签，那它就不是水了，是商品。我们喝了一千年的水，咋就成商品了？”

晚饭极简单：一盘凉拌竹笋，一盘炒蒲公英，一盆番茄鸡蛋汤。笋是下午从凤栖山背阴处的竹林里挖的，笋衣上还沾着湿润的红土，剥开来，芯子是嫩黄的，咬一口，有山风和腐叶的香气。我说这笋拿到城里，一斤得卖不少钱。老唐说：“不卖，自己吃的。卖给城里人那叫生意，自己吃那叫日子。隔壁老李开面馆，昨天有客人出五十块买一斤，我没卖。不是嫌少，是我挖的时候就想着请你吃，卖了就没了。”

番茄汤酸溜溜的，带着点回甜，不是那种加了味精的鲜，是一种干净的、属于食物本身的味道。我说老唐

你这日子过得真安逸。他摆摆手：“安逸啥，就是懒，不想折腾。人家都往城里跑，我们不想跑，就在这儿待着，待久了也就习惯了。你们搞文字的，非把这事说得多么高大上，其实就不想折腾。折腾来折腾去，最后把自己折腾热了，还得来找我们躲凉。”

夜里睡在老唐家客房，窗户开着，味江的水声从外面流进来，细碎而持续，像风穿过松林，又像谁在轻轻哼一支古老的歌。我躺着琢磨，这一天我干了啥？啥也没干。没退稿，没开会，没听人念论文，就跟着老唐喝了口水，看了盘棋，上了趟山，吃了顿饭。可我觉得比在单位忙活一个月都踏实。

第二天临走，老唐塞给我一袋笋干：“回去炖肉吃，比你那空调管用。”

我问多少钱，他瞪我：“又来了？”

我嘿嘿笑着把手缩了回去。上车时老唐站在门口挥手：“下次来别带东西，人来就行。”

回成都的路上，仪表盘上的室外温度一格一格往上蹦。进了市区，热浪扑面而来，我打了个哆嗦。

妻子问我玩得咋样，我说挺好。她说：“看你这脸黑得跟锅底似的，还挺好？对了，空调我找人修好了，花了五百。”

“修它干啥？”

“不修你夏天咋过？”

“我不修了。要么去街子找老唐，要么就忍着。”

她盯着我看了三秒：“你疯了？为了省电费连空调都不修了？你跟那个老唐到底啥关系，一来二去跟走亲戚似的。”

“啥关系？两个写东西的，一个写了三十年投不中，一个退了二十多年稿子，凑一块儿喝口水，也就不热了。”

我没再关注气象部门说的那个“21世纪入夏第一年”。岷江河谷的风还在吹，味江的水还在流，凤栖山的树还在长。热了，就来这里坐坐，喝一杯刚从山上引下来的水，听一会儿水渠里的声响，就够了。

上周末我又去了趟街子。老唐还在院子里跟自己下棋，水渠里的水还是那么清，那棵香樟还是那么绿。我坐下来，他把那个豁了口的搪瓷缸子推过来，里头还是那股竹叶味的。

“老唐，我查了，唐求确实是晚唐的，你们确实没啥关系。”

他翻了个白眼：“咋又来了？我上辈子欠你的啊？坐下喝水，别废话。”

我喝了口水，没说话。窗外的水声哗啦啦地流着，跟上次一模一样。

是啊，有没有关系又能咋样？水还是那个水，树还是那个树，夏天还是那个夏天。我们总想把自个儿跟一千多年前的一个人扯上关系，好像有了这根线，日子就过得不一样了。其实日子还是那个日子，该热的时候热，该凉的时候凉，跟姓啥没关系，跟是谁的后人也没关系。

2026年的夏天还长着呢。天气预报说接下来一个月都是三十八九度，说不定还得破四十。我没再算那个日子。我有我的办法。

